

菲律賓外策動向

陳烈甫

——由第一夫人訪問大陸說起——

一、一次受重視的訪問

一九七四年九月廿日，菲總統馬可仕夫人蔭美黛，率領一個為數四十人的官員與記者團，搭乘專機由馬尼拉直飛北平，作為期七天的訪問。此行雖不說浩浩蕩蕩，但陣容確已相當盛大，包括部長二人——新聞與經濟，空軍總司令一人，另一位被人注意的為弟弟羅慕禮士——禮智省省長。起程時馬尼拉機場有盛大的歡送場面，總統馬可仕，率領文武百官，各國使節，工商鉅子，社會名流，予以熱烈的歡送。五小時後，專機到了北平，歡迎的場面更加熱鬧。毛廷予以相當於副總統的歡迎，除了紅地毯，儀仗隊，禮砲，與由偽副總理李先念率領的各部副部長，暨周妻鄧穎超率領的婦女所組成的歡迎人員外，另有兩千位女生組成的歌舞團，載歌載舞，五色繽紛。這種熱烈的歡迎場面，與兩年前尼克森訪問大陸的清冷情形，成了對照。無疑地這種熱烈場面，確使前來訪問的這位女貴賓，深為動容。

毛朝對於來訪貴賓，安排節目，如國民大會堂的國宴，禮貌的訪問毛、周，遊覽萬里長城，明朝墓陵，參觀公社，上海工商展覽，遊覽杭州西湖，……都是照例文章，沒有甚麼稀奇。這一次菲第一夫人的訪問，多添了兩個節目：一為參觀延安的「革命建設」，二為訪問北方大都市天津，自機場至市中心的十八公里路程，有一百萬人夾道鼓掌歡呼，以迎貴賓。這樣的安排，豈純為歡迎，實具有深長的目的與企圖。儘量要做到使這位女貴賓深受感動，喜不自勝。

尼克森訪問大陸的時候，毛妻江青，曾以芭蕾舞改造的深具革命戰鬥精神的「紅色娘子軍」招待。看完了兩小時的表演以後，主人曾對貴賓以「有何感想」為詢。尼克森先微笑一下，然後說了一句：「這確是我生平所從未見過的」。這確是一句實話，尼克森走遍世界，何處可以看到以清算殺害地主為主題的芭蕾舞。這一次江青又以紅色娘子軍的芭蕾舞，招待菲第一夫人。第一夫人循着西方的客氣慣例，看完之後，上台與導演及主要舞蹈員握手道賀，並不斷的說：「Very beautiful! "Quite nice!" "Precisely won-detail!"。這時江青與菲第一夫人，互相擁抱，以示「親熱」。

主人認為紅色娘子軍的演出，非常成功，於是第二晚加演一場紅色音樂，以娛佳賓。節目完畢之後，佳賓循例登台，與指揮及主要樂員握手，並再來一次的和江青擁抱。

江青認為她的大獻殷勤，收到奇效，乃在安排的節目以外，增加訪問毛澤東的一項，這不只是禮貌的寒暄，兼作密室的懇談，確是相當重要而有意義。毛妻乘機再獻殷勤，邀請菲第一夫人展期五日返菲——原定九月廿七日，展期五日為十月二日，可以順便參觀十月一日的僞慶，一睹百萬人隊伍經過天安門的大場面。菲第一夫人頗為心動，但又不能作主，當派其弟羅慕禮士回菲請示，馬尼拉當局對於這件事的決定是正確的，菲、毛既無外交關係，以一國第一夫人的地位，參加無邦交國家的慶典，實有許多不方便的地方。因此菲第一夫人只展延兩天，於九月廿九日返

菲，在廣州市原先安排的許多節目，都臨時取消。（註：上述情形，乃根據馬尼拉各日報的報導）

菲第一夫人訪問大陸，所以為人重視：第一，蔭美黛確是一位份量很重的第一夫人，她事業心很重，又掌握大權，在馬尼拉政壇上，為第二把交椅的人物，確是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並世第一夫人，像她有那麼崇高地位的人，殊不多見。她既以馬可仕總統特別代表的身份，出國訪問，自然份量不輕，為人重視。其次，兩年來菲、毛建交之說，傳聞不止一次。兩國籃球隊，曾互作友誼訪問；兩國貿易團，也曾投桃報李的互相訪問。兩國間的貿易，一經開始，即跳躍猛進，而在這個時候，菲第一夫人正式訪問大陸，是不是會使馬尼拉與北平的政治關係，邁進一步，這一點，台北人士，尤其關切。因為兩個中國之路，既行不通，馬尼拉一與北平建交，原有馬尼拉與台北的邦交，至少在形式上會深受影響。

二、兩年前舊事重提

菲第一夫人的訪問大陸，並不是突發的事情，已經醞釀了兩年。當尼克森決定訪問中國大陸，總統馬可仕為迎頭趕上，應付這突變的國際形勢，當於一九七二年正月，密派妻舅羅慕禮士（禮智省省長），潛赴大陸，訪問周魯恩來，刺探兩個中國並存的可能性。意思是說：假如馬尼拉和北平建交，它和台北的關係，是不是可以繼續保持？周魯對於這個問題的答復是否定的，魚與熊掌，不可得兼。羅慕禮士又試探假如大陸邀請，菲第一夫人可以訪問大陸。周認為兩國既未建

交，時機猶未成熟，等待以後再說。過了不久，菲第一夫人有西班牙之行，代表總統，參加佛朗哥孫女的婚禮，歸途經倫敦時，得莫斯科的邀請，訪問蘇聯五天，其高潮為與總理柯錫金，有過二小時半（原定只半小時）的政治性懇談。在懇談中，柯錫金一再強調，莫斯科與馬尼拉之間，並沒有什麼理由或事實，可以使他們不能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。菲第一夫人訪問蘇聯一事，北平雖未公開有任何表示，內心的不愉快，則是可想像的。

一九七二年八月，菲外交部長羅慕洛，在曼谷參加東約五國外長會議的時候，曾公開答復記者詢問：菲國對於與兩個共產大國建交一事，正作審慎的考慮。如決定建交，將同時實行，以免因先後而有所輕重。外交部長發表這些談話，事先一定得到總統的許可。

一九七二年夏間，菲國產米區的中呂宋，有過五十年未見的大水災，千里汪洋，農產損失慘重。北平為表示關切，遣派專輪，獻贈價值數百萬美金的救濟品。

兩年來馬尼拉、北平之間，政治關係雖沒有多大改進，但貿易則增進甚多，文化交流亦經開始。一九七二年菲、毛貿易，微不足道。一九七三年雙方貿易團互相訪問，貿易額即大幅增進，輸出值美金四千八百餘萬元，佔菲與共產國家貿易總額百分之七十五。一九七四年看情形，還會大量增加。文化交流為國家籃球隊的互相訪問，各受到最高級的招待。菲國籃總招待大陸籃隊住宿最高級的希爾敦大飯店，這是歷來前來訪問的體育團體所未曾享受過的。

在這和洽的氣氛下，周魯恩來，舊事重提，菲第一夫人，欣然應邀。原定訪問期間為八月廿日，後來因為菲中呂宋又發生水災，夫人須親自

主持救濟工作，和美國白宮，剛剛換了主人這兩事，展緩行期一月——九月廿日。

三、菲第一夫人此行的政治意義

第一夫人行前曾公開表示，此行旨在促進貿易發展與文化交流，不談政治。第一夫人隨行人員，沒有外交部長或次長在內，足見她不算多談政治。但如說第一夫人此行，沒有政治意義，則難置信。毛朝對於第一夫人所安排的那超乎尋常的歡迎大場面，豈無政治企圖？毛魯與第一夫人有兩小時的密室懇談（參加的只有江青，第一夫人兒子孟蒙和一位譯員），決不只是禮貌的寒暄。在這懇談中，老奸巨滑的毛魯，一定運用機謀，並鼓如簧之舌，企圖說服第一夫人，俾能影響馬可仕的外交決策，儘早實現菲毛締交。可是毛魯的這種迷夢，能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呢？

有些感覺過敏的人，認為第一夫人既以總統特別代表的身份，正式訪問毛區，又受到超乎尋常的盛大歡迎，此事必為菲毛建交鋪路，形勢的緊迫，有如箭在弦上。作者認為第一夫人訪問毛區，自有政治意義，但不必過份強調。

菲律賓於兩年前（一九七二、九月），以對付左派日益猖獗的顛覆運動為理由，宣布全國實施戒嚴法，停止憲政，不開國會，立法行政大權，集於總統一身，內政較之過去，更加反共。依常理推斷，實施戒嚴既以對付左派顛覆活動為理由，而左派的顛覆活動，有明顯的國際背景，因此外交政策，也應該更加反共。事實上則不然。以外交部長羅慕洛為首，群島政壇，有一股相當有力的論調，其內容為內政外交，性質不同，內政反共，外交儘可和共產國家往來。菲律賓獨立近三十年，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國家，不必低估自己，在外交決策上多所瞻顧，只和半個世界交往

，而拒絕和另半個世界往來。何況美、英、日加等民主反共國家，都可以和共產國家建交，何以菲律賓獨不可以？

依據這種論調，菲律賓首先和較具獨立性的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建交，後來又和東歐的波蘭、捷克、匈牙利、東德、保加利亞建交。不過建交只是有限度的——即彼此不派大使，由派駐他國的大使兼任；不正式成立大使館，租賃觀光旅社辦公；雙方互派人員，採比例的協議制度。

菲國和東歐七個共產國家締交的條約，都有互相保證不干涉對方內政的一條，足見馬尼拉當局的慎重。東歐七個共產國家，距離遠，沒有多少經濟文化關係，建交之後，看不出有什麼影響。

儘管菲國雖決定與共產國家締交，但對於兩個共產大國——蘇聯、毛共，則抱着極審慎的態度，不敢輕率。這兩個共產大國，尤以近隣の毛共，最使馬尼拉不能放心。外交部長羅慕洛，曾公開表示，菲國如與兩個共產大國締交，將同時進行，不願因先後而有所輕重。事實上兩個共產大國和菲律賓關係的重要性，毛共遠超乎蘇聯。因此建交的關鍵，在北平而不在莫斯科，北平的問題解決，莫斯科不會有問題的。

馬尼拉在與北平締交之前，對於左列問題，必須先有審慎的處理：

①以毛共為背景的新人民軍，會不會因和北平締交而益形猖獗？

②二十幾年來對中華民國的友好邦交，如何使其在實質上不發生改變？

③在美、毛猶未在法律上（只是事實上的）正式締交之前，馬尼拉憑何理由，走在美國前頭，先行與毛共締交？

④東南亞五國之中，雖有馬來西亞二國，已與毛共建交，但其他國家，或尚不加考慮（印尼）

，或在審慎觀望中（泰、新），何以菲律賓要跑到前面？

⑤ 居留在菲律賓的有數十萬華僑與華人（非籍），締交之後，會不會受組織利用，危害菲國的安全？

⑥ 菲國四千萬人口之中，有三百五十萬回教徒，近年有回教區獨立運動，擁有輕型武裝隊伍近萬，其中並夾雜有少數左派份子，使政府甚傷腦筋。大張撻伐，由於受到種種條件限制，奏功不易；儘量容忍，多方讓步，生效亦難。非、毛締交之後，對於回教獨立運動，會發生怎樣的影響呢？

⑦ 美國軍事基地問題。

由於上述各項具體而微妙的問題，馬尼拉對於與北平締交一事，瞻顧徘徊，理所當然。當非第一夫人訪問毛共時，感覺敏銳的人，預測在夫人留大陸期間，馬尼拉與北平將同時宣布建交，事實上證明其不然。這不是北平沒有這種意思，而是馬尼拉還有細加考慮的地方。

不過當夫人回來之後，馬可仕總統公開發表馬尼拉與北平建交之事，現在已經時機成熟，將作具體的接觸。接觸的結果，很順利呢？枝節橫生呢？中途擱淺呢？以現勢看來，該會相當順利，小枝節是會有的，但不難解決。毛共既千方百計的想和菲國締交，自會相當遷就，並以經濟的利益，取得菲國的歡心。

可是有一個問題，究竟如何解決，尙有待乎事實，菲國與東歐國家締交，為有限度的，即不互派常駐大使，只由駐在他國大使兼任，亦不設立大使館，只租賃旅社辦公。如馬尼拉與北平建交，究為全面建交呢？或為有限度的建交？毛共一定

希望全面的建交，菲國可能主張以有限度的建交為過渡。如菲國堅持，毛共可能會暫時接受。既然「鯨吞」，先作「蠶食」。也有可能毛共會以優厚的經濟條件，如長期無息鉅額貸款，換取馬尼拉的同意全面建交，果真這樣，那就要看菲政府的立場了。

四、應作壞的打算

在兩年前菲律賓就已在原則上決定和兩個共產大國締交，但因問題複雜，關係重大，一直在觀望着，也就是一直在拖。這種觀望或拖的局面，會繼續多久，實無把握。如果說締交的實現，可以說越來越近，那倒是事實。馬尼拉為中華民國現在僅存的幾個重要外交據點之一，這一重要外交據點的改變，對我們的影響自然不小，但國際逆流既是這樣，我們做了最大的努力而依然無法挽回，也只有面對現實，希望在惡劣的環境中，維持中菲兩國二十幾年來的傳統友誼。菲國與毛共建交之後，其內政將繼續反共，這一點同我們的國策相同，加上中菲為隔海相望的近隣，二十幾年來彼此的幫忙很多，我們應該努力的，為做到「湯換而藥不換」。也就是說，在表面上沒有邦交之下，繼續維持着事實上密切的關係，不但有貿易關係，文化交流，還依然有不公開的政治接觸。反共復國為長期的工作，有如馬拉松賽跑，現在距離終點還遠。我們要咬緊牙根，邁步向前，任何考驗，都要忍受，任何困阻，都要衝過，朝着最後的目標，努力向前。

這幾年來，我們在外交上先後遭遇到幾次風暴。第一次風暴為迫於形勢，退出聯合國。這一風暴，我們本乎「莊敬自強，處變不驚」的精神，安全渡過。第二次風暴為日本與毛建交，和我斷交。這一風暴，我們又以「慎謀能斷」渡過。可能來臨的第三次風暴，亦即馬尼拉與曼谷外交政策的改變，影響之大，可能大於台北與東京的斷交。本乎過去的經驗，相信對於這第三次風暴，我們當會安然渡過。不過我們外交的處境，將更加艱難，這是無可否認的。

歷來凡有國家對我斷交，我們照例發表如下的聲明：「某某國家已與毛共建交，嚴重損害我們的利益，因此我們決定與其斷交。」這種聲明，其氣雖壯，實旨在顧全自己面子，好像斷交一事，我們居於主動。這與事實大有出入。斷交一事，我們實迫不得已的被動，並非當機立斷的主動。作者淺見，與其顧重面子，不如實事求是。今後如逢有某國和我們斷交，我們發表的聲明，不妨改採以下方式：

① 某國現與毛共建交，致使和我國的正常邦交，不能繼續維持，深感遺憾與惋惜。② 基於過去關係的融洽，和民間友誼的存在，認為正常邦交的關係，雖暫時中斷，但不會影響民間存在的良好關係。③ 我們希望繼續發展經濟與文化的關係，並相信在適當的時機，兩國間的正常關係，可以恢復。